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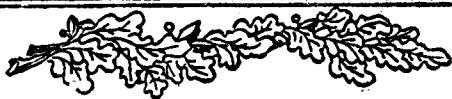
枣树院的人们

沈虎根 著



棗樹院的人們

沈虎根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集共收四个短篇。

“小辫子哥和我”通过一对小伙伴“我”和“小辫子哥”的互相关怀、互相帮助的故事,表现出一种深厚的阶级感情。“三人行”描写一个落后工人的转变过程,并通过这个故事,批判了部分领导干部不关心人的官僚主义作风。“大师兄”描写一个店员在旧社会的惨痛遭遇。“聚树院的人们”描写抗日战争初期,党所领导的游击队的活动和斗争,并着重地描写了青年妇女——二嫂的成长过程和她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故事。

聚 树 院 的 人 們

沈 虎 根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452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2 1/2 字数 47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000 定价(6) 0.22元

目 次

小辮子哥和我.....	1
三人行.....	17
大师兄.....	39
棗树院的人們.....	50

小辮子哥和我

——一段炭精的故事

亲愛的小朋友，在我沒有講故事之前，讓我先問問你：你曉得我們用的電筒里面要放上点什么才能亮？對了，要放上電池。那末電池里面又有点什么呢？對了，有一根鉛色的炭精。就是這一根小小的炭精和我有着很深的感情。每當我走進百貨公司或五金店，櫃里的電池总是很快的把我吸引過去。路上看到一節舊電池，就情不自禁的要去踏上一腳，或者拾起來。自己電筒里的電池用舊了，也不肯馬上丟掉，直到多得沒處放了，才去丟掉。……

這是我剛做大人時的心情。後來，電池見得多了，也就疲塌了。那末當初這種普普通通的電池，小小的玩意兒，為什麼會這樣的吸引着我呢？这里面有一段使我到現在還不能忘記的故事。

1

日思夜想的想讀書，終算給我想到了，我真開心透了。我背起心愛的書包，輕輕的拍拍它，心想：“幸亏舅舅的好心，也

亏小辮子哥的提醒，今天才使我也背上了这个家伙。”

事情是这样的：

三个月之前的一个早上，地主的儿子鼻涕大王海法，背了書包从我家門口走过。他一面吱吱的吸着鼻涕，一面兩手叉腰，双腿摆成八字形，喝着：“呔！替我背書包！”我不理他，他用石头扔我，我也不理他，他最后用手指划着臉皮，羞着我說：“你說你媽媽快要給你讀書了，到今天也沒有讀。喏，吹牛皮，喏！吹牛皮！”这一来，可刺痛了我的心，我火了，一下子窜到他面前。他以为我会和往常一样讓他三分，做了个抵抗的姿势：用衣袖將鼻涕一抹，把松下去的褲子往上一提。我扑过去就和他打做一团。这小东西只会吸鼻涕罵人，一打兩打，就哇哇的哭着跑了。这一来可闖了禍啦，他媽“夜来香”是个有名的雌老虎，一手拖了鼻涕大王到我家来寻事，要我給鼻涕大王打三記，要末就叩上个头。媽媽叫我向他叩个头，我怎么也不肯。鼻涕大王赶过来打了我一記。我想还手，媽媽拉住了我。他还要想打我第二記，我眉毛一皺，兩眼一瞪，他吓得跑到“夜来香”身后去了。經媽媽再三講好話，才算了事。

鼻涕大王他們去后，我扑在媽的怀里哭了。媽媽又疼又埋怨地說：“叫你不要惹他，偏不听。”我說：“別的我都由他，就是不由他羞我沒有書讀。”說着我和媽媽都伤心地哭起来。哭了一通，媽媽叫我到外面去玩，她自己做活去了。可是我走到門口，独自想想，越想越苦，又哭了起来。这时，小辮子哥从門口走过，問我为什么哭，我一面哭，一面告訴他。他說：“你不是說你舅舅好嗎？为什么不去向他說呢？我的媽媽死了，

大媽媽不給我讀書，也是被舅舅提了几次才給我讀的。”說真的，被他這一提，我的心活了起來。真巧，沒有几天，舅舅到我家來了。舅舅一到，我就吵着要讀書，媽媽發火地打了我一記，我哭了，舅舅自己沒有孩子，所以特別喜歡我。他聽說我天天吵着要讀書，就馬上表示願意負擔我的學費，給我讀兩年看看。這是舅舅的好心，我從心底里感激他；也虧得小辮子哥的提醒，所以也感謝他。

我讀書了，同學們都很高興，特別是小辮子哥，他叫我坐在他旁邊。可是鼻涕大王卻不同，我第一天上學，他就說：“嘿！你以為讀書開心。讀書頂苦！”又神氣活現的說：“學校是我家辦的，先生也得聽爸爸的話，你就得聽我的話。”我正要和他爭，小辮子哥扯了我一把，說：“別睬他！”我想第一天上學，怎麼可以相罵呢，沒睬他，总算沒有相罵。

我讀書的成績很不錯。時常受到王老師的稱贊。有一次先生出了個題目，問大家：“如果有一個大人迷失了路，來向你問路，你也不曉得，那怎麼辦？”第一個站起來回答的是鼻涕大王，他習慣地將鼻涕“咕嚕”一縮，自作聰明的說：“說不知道，怪難為情，依我就隨便指一處，指對了是他運氣，指錯了該他倒霉。”我們校里最小的同學華根站起來眯着眼睛，將褲子往上一提說：“隨便指，指錯了也不好，我看還是裝做沒聽見自願自走開，這樣，又不難為情，又沒有責任。”說完又滑稽地露蛀出牙，眯着眼睛笑着。我覺得他們兩人說的都不對。我說：“如果他來問我，我一定照實回答他：我也不曉得，叫他再去問別人。”小辮子哥，無論做什麼事情總慢斯斯的不慌不忙，這

次又是他最后一个說：“如果来問我，我要幫着他去找一个曉得路的人，或者替他去問問別人。”答得真好，我却沒有想到。这次問答的結果，鼻涕大王，芋根兩人不及格，我和小辮子哥又受到稱贊，小辮子哥还吃了个“优”。

我写的字也比別人好，鼻涕大王讀了三年書还不及我。他写字象鷄爪爬似的，根本不象字，簡直象一只只花烏龟。王老师也常常因此夸獎我。

可是沒有多久，不幸的事来了，我的一段墨用完了。想問媽媽要錢，一看到媽媽愁着沒錢买米买柴，我就把話吞到肚里去了。一天早上，我还睡在床上，忽然听見媽媽对爸爸說：“欠了人家的租还没有还，米又要吃光了，过些日子孩子又要添紙添墨的，也要用錢。”爸爸沒有馬上答話，停了一息，咳嗽了一陣，叹着气說：“唉！我們这样人家的孩子讀書是肚皮拉紧了讀的。”我一听决定不再向媽媽要錢买墨了。可是沒有墨怎么写字呢？这一天写字的时候，我又发呆了。正在发呆，忽然耳边响起了小辮子哥的低低的亲切的声音：“你墨用光了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說？”我还没回答，“托拉”一声，小辮子哥就从隔壁桌子上丢过一段墨來說：“今后我同你合用！”我用感激的眼光看了看他，才將墨磨了起来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和小辮子哥合用起墨来。

小辮子哥比我大三岁。他的真名叫小龙。爸爸也是个穷苦的种田人，后来一家姓宣的地主看中了他媽媽，就以討租討債为名，要强逼他媽做小老婆。他爸又气又急，就生病死了。地主一面出面以行好的名义，替他家买了棺材；一面用各种手

段，霸占了他媽媽。他媽媽當時提出一個條件：要把小龍帶過去，養他成人，給他讀書。小龍就這樣跟着到了地主家里。他媽媽到了地主家里，受地主和地主大老婆的欺侮，又加上思念死去的丈夫，不久也生病死了。小辮子哥的讀書是因為給閑人和他舅父講不過，才給讀的。

他媽很愛他，從小就替他梳了一支又細又長的小辮子，好看得象一支桃花樹枝，因為他有這支好看的小辮子，大家都叫他“小辮子哥”。我記得他那時很活潑，穿來穿去象只小白兔。自從他媽媽死后，他大媽媽就給他把辮子剪掉了，而他的活潑，也跟着小辮子的消失而消失了。可是儘管他的小辮子沒有了，因為叫慣了，大家還是叫他“小辮子哥”。

不知怎麼的，小辮子哥漸漸的不高興起來，一天到晚總是愁眉苦臉的。我想：“難道是我用了他的墨，他後悔了嗎？”但又覺得不是，和我合用墨是他自己提出來的。我問他為什麼不高興，他只是回答“沒有什麼。”我越來越疑惑了，他到底為了什麼呢？又為什麼不和我講呢？

有一天，放晚學回家，小辮子哥照樣是不聲不響的，我也照樣很納悶。我們的家鄉是山區，從學校仙人坑村到我們金鷄灣村，有一里多路。這條路上，左面是牛頭山，右面是金鷄嶺，山上全是毛竹、淡竹、台竹，望過去一片青，風景非常幽美。中間是由高往下的一條小溪，我們的路正沿着這條溪，溪水不到五寸深，但因為終年的沖洗着，連溪石也給沖白了。這時我一面走，一面對着溪水暗想：水呀！你整年的流不盡，我的墨也和你一樣的整年用不光就好了。忽然小辮子哥在前面停住

了脚步，弯下腰在溪边拾起了一节旧电池，想了想，慢腾腾的放下书包，用石头将里面的一段黑炭精敲了出来，只见他吐口唾沫在手指上，很认真的用炭精涂着，涂得手指全是黑黑的。我问他作什么用？他还是说没有什么。没有什么，为什么又那么认真呢？我真有些火了，我想：“你这个人真不能算朋友，有事老不肯对我讲，等我妈妈有了钱买了墨，不用你的墨，省得你再神气！”

到了第二天，一眼看到小辫子哥，发现他变得高兴了：走路一跳一跳的，满脸的喜悦，喜得大眼睛变成了细眼睛，大嘴巴变成了细嘴巴，整个脸，活象八月半的月亮娘娘。他这时才对我说：他大妈妈限定他一段墨用半年，用不到半年不但要挨打，还要借故停他的学。因为他的墨和我合用了，所以很快的用完了。他整天愁眉苦脸的就是为了这个。他说：“昨天我回家试验了这段黑炭精，可以代替墨用。”说着，高兴的跳了起来，声音也比前响亮了。我听了突然心跳起来，接着脑袋好象被人重重打了一棍，心里一阵酸痛，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，我扑过去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，好久，我才说：

“小……辫子哥，你……为什么不早说！”

“说了你就不会用我的墨了。”

“我为了你不和我讲，还……小辫子哥，你真是……”

他今天原来是很高兴的，见了我这付痛苦的样子，就连连安慰我说：“不要难过，象这种电池，处处地方都有的。”

自从我和小辮子哥用了炭精写字以后，我們写出来的字就很不好了，又毛又淡。本来是 90 分的，却变成 60、70 分，甚至 50 分了，自然比起鼻涕大王来还是好得多。可是因为我們大大的退了步，就引起同學們的閑話。再加上鼻涕大王到处挑撥，說我們讀書沒有从前用心了，放学回家就去溪边拾旧电池玩，因此有的同学就和我們疏远了。本来我們可以把事情公开出来的，可是因为小辮子哥的媽媽是晚娘，小辮子哥生怕講了出来要傳到晚娘耳朵里，所以交代我千万不要講出来，而且用时为了不被同學們看出，外面还包了一层紙，只露出一个头来。他說：我們这样写下去，到了有墨的时候，仍然会进步的，暂时难看一点就讓它去吧。

我們的王老师是个好人。那时候，农村中的老师都是打学生的，稍有不对就打，可是王老师却很少打人，對我們很温和。他的家在外地，以前是个中等的人家，可是到他長大时，土地已經全成了人家的了，只得靠教書活口。前些日子，他接到了儿子一封信，信上訴說：学費交不起，他們老师教他很不認真，甚至有时根本不管他。他接到这封信，叹了半天气。自这天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對我們突然認真起来，管我們也特別严厉起来了，常說：“为了你們讀書，你們的父母化了多少力气啊！”所以我們用炭精代替墨，把字写毛、写淡了，被叫到办公室去說了无数次。每次被說过以后，我和小辮子哥，只是

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誰也沒有說什麼，回到了原處，我就伏到桌子上哭起來，我倒並不是為自己受了老師的斥責，我难过的是小辮子哥為我受了委屈。

小辮子哥雖然表面上不象我那樣的着急和痛苦，然而他时时刻刻為這事所苦惱着。有一次我和他一塊到廁所去，他走在前頭，心不在焉的走着走着，竟走過了頭。我說：

“小辮子哥，到了呀！”

“哎！呵，我想出了一個辦法。”

“什麼辦法？”

原來他想：雖然半年的期限快到了，可是晚娘不一定会買墨，即使買了，也還需要用炭精。因此他想出了一個靠得住的辦法：找一個地方種菜，大了，賣給那個道士，不就有錢買墨了嗎？但，到哪裡去弄菜種呢？我想了一想說：

“偷葦根家的。”

“不好，”他搖了搖頭說：“他們很苦。”

真的，葦根媽是個寡婦，很窮，偷不得。我馬上想到偷鼻涕大王家的。小辮子哥呆了一下，點了點頭，同意了。

我們種的是青菜，下種以後，每到下午，太陽一晒，都枯了，這時我們心裡好比油煎一般。次日早上去看，經過一夜的露水，又直直的了，這時我的心情就輕鬆一些。可是到了下午，又是沒精打采，低頭軟腰的了，於是我們的心弦又繃得緊緊的了。

我們早上起早去菜地，午飯前去菜地，放晚學回家也要去菜地。我愛這幾棵菜象愛我的妹妹一樣。

不久，經過一番苦心的培植，又遇上一場細雨，菜就蓬勃的生長起來。我們高興極了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這几棵又嫩又綠的菜上。我們一次又一次的計算着割菜的日子。

我們每天天蒙蒙亮就起身去看菜，東方總是剛發白，漸漸地從山谷里露出一團紅光，天空中布滿了一片清雲。四下里異常的寂靜，還沒有人走動，只有溪里發出流水的声响，水冲到溪中高過水面的石子，就泛出白白的水花。我們覺得這種溪水聲象唱歌一般好聽，那種水花好象白蘭花一樣的好看和可愛。深山遠處發出：“啞啞”“啞啞”的山鳥叫聲，山前山後的竹林子，好象睡着的小姑娘，頭上帶着一顆顆的露水珠珠，晨風吹一陣，她就輕輕的動一下，滴滴嗒嗒的跌落几顆，好象是媽媽在撫摩她。青菜長得很快，一夜不見，又換了一個面目，顏色變得更青更鮮艷，身上都帶着水汪汪的露水珠子。我們真歡喜極了，我們初次嘗到了勞動的甘苦和愉快！

可是誰知偏偏又發生了不幸的事情。就在我們的菜快要收割的時候，忽然被几只鷄發覺了，它們不斷的到那里去分享我們的勞動果實。今天這棵菜折手斷腿，明天那一棵又爛頭折腰。我們從心窩里感到痛惜，鷄啄着菜，好似啄着我們的心。我們就早編籬笆晚編籬笆，放午學也抽出時間去編籬笆，可是哪來得及，還只開了個頭，菜就一大片受到了損害。而編到一半的時候，籬笆又被人拉掉了，菜也給踐踏了好几棵，這一定是鼻涕大王搞的。這時，又發現菜出天花了——出現了很多菜蟲，象蚕寶寶吃桑葉一樣的在菜葉上吃出一個個空洞來。對付鷄已經夠了，再加上菜蟲，哪里忙得過來呢？眼看沒

有希望了，我感到說不出的痛苦，悲憤，手臂也軟了下來。一天中午我們忙了一陣，忽然小辮子哥站起來勸我說：

“小雨，算啦！”他眼眶里包着淚水。我呢，蹲在那里不願站起來，一只手毫無意思地捏着泥塊呆望着快要完蛋的菜地，心里好象被小刀挑去了一塊肉，眼淚從臉上直淌下來。到了該回校的時候，我們拖着沉重的腿回到學校。不料，我們還沒坐定，草根忽然跑到我的桌前，露出一嘴的蛙牙，將磚子一提說：“先生叫你們去！”

我們一進老師的辦公室，就看見那個鼻涕大王站在老師身邊拖長了鼻涕做鬼臉。我狠狠的瞪了他一眼，心想：“又是你搞的鬼！”

王老師這次非常生氣，向我們周身上下打量了一通，說：

“你們的墨呢？”

“.....”

“丟失了是不是！”

“.....”

“這樣不小心，連墨都丟失了，還種菜！種菜！心野到哪里去了？”

我一眼看見鼻涕大王手里拿着我們用的兩段炭精。顯然是被他看破了偷了去，還謊報老師說我們心野得連墨也丟失了。

這時，又有很多同學涌進來，站在我們旁邊，擔心的看着我們，有幾个人在互相耳語。

“我幾次說你們的字退步了，你們也不把原因講出來！”王

老师看看我們老是不回答，越发火了。忽然拉过那块久久不用的戒尺……

鼻涕大王似乎在拍手了。

“先……生，”我再也忍不住了，“是……我丢了墨，借用小龙的墨，又被我丢失了，处……罚我一个人好了。”我想只要小辫子哥没事，我受什么罚都不要紧。

“不，不，”小辫子哥急促的看了我一眼搶着說：“我来对先生实說吧，他家爸媽买不起墨，他为了不使爸媽为难，就沒有討。我和他合用了，但我大媽媽規定一段墨要用半年，用不到半年，不但要挨打，还要借故不給我讀書。我們合用了三个月墨就用完了，没有办法只得……”

“什么！”王老师吃了一惊，吸了一口气說，“那你为什么不早說？”

“我怕講了，傳到大媽媽耳朵里……”小辫子哥忍不住要流下眼泪来了。

“哦——”王老师手一松，那块戒尺滑落在地上。

笨根从鼻涕大王的一边奔过来，把戒尺拾了起来，又将兩眼眈眈，就站到我們的一边。

“我錯怪了，……我太粗心了，……你們是好孩子。”王老师說着把我們拉了过去，“我是一心想教好你們，可是……”

同學們都圍攏来，有的拉住了我們的手；有的伸过手来替我們把衣角拉拉直。这时鼻涕大王已經偷偷地溜出去了。

“去把这戒尺丢在灶洞里，”王老师把戒尺交給了面前的笨根。“往后你們好好的讀，我好好的教，你們来讀書多么不容

易啊！”

一串串的眼泪沿着我們的臉頰滾下来。

3

小辮子哥一段墨不到半年就用光的事，一陣風似的吹到了他晚娘的耳朵里，这大概又是鼻涕大王去說的。

这一天，我舅舅送来了一条年糕，这是我巴望了好久的东西。我非常高兴的將年糕放在火缸盖上一烘，立即发出“次次”的声音，不久年糕象大肚皮似的膨脹起来。我拿起来在地上攢了一陣，把粘在上面的灰攢掉，一陣香气直噴到鼻子里。我正待要吃，忽然想起小辮子哥来，就不吃了。把年糕揣在怀里，到小辮子哥家里去找他。走到半路，一眼看見小辮子哥正在一堵塌牆下呆着。这天正是阴冻天。刀子般的西北风发出嘶拉嘶拉的声音，好象一个人在发瘋般的撕破布头。小辮子哥在冷风中冻得发抖。离他不远，是他母亲的坟墓，坟上有一支細竹，和他一样，也在风中抖动着。

“小辮子哥……”我的声音也发抖了。我猜想这一定是因为鼻涕大王的告发，被他晚娘赶出来的。我一把抱住了他，問他冷不冷，他說冷倒还好，就是一天沒有吃，肚皮餓的慌。我連忙把怀里的年糕掏出来給他，他起初不肯要，后来問我自己吃过沒有，我振作起精神，拍着肚皮說：“你看，我吃得飽飽的了。”他这才拿去三口兩口的吃下去。啊，他真的餓极了。

这时芋根也不知从哪里跑了来，他低低的告訴我們：鼻涕

大王从塌牆那边走过来了。別給他看見，看見了又沒有好事。

“打他！”我捏緊着拳頭狠狠的對小辮子哥說。

“好，打就打！”小辮子哥想了一下也捏了捏拳頭。

我將嘴湊攏小辮子哥耳邊說：“要打，就這樣打法。”他點點頭。我就連忙跑開，從鼻涕大王背後包抄過去，他一點也不覺得，我兩手抱住了他的眼睛，小辮子哥趕緊過來用手帕把他眼睛包住，再把他雙手反綁在樹上。他嘴里連連嚷着：“誰呀？操那娘，操那娘！”我們又將他嘴巴包住，他再也沒有辦法了。我和小辮子哥各人拾起一根竹枝，狠狠的抽了他三四下，抽得他大哭起來。我還要抽時，小辮子哥搖搖手，招呼我不要再抽了。我就指使小辮子哥先跑遠。然後，我把他雙手解開，也一溜煙的跑了，待他把眼睛上的手帕解掉，早已看不到我們的影子了。

我們逃到一個僻靜處，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，氣喘得要命，額上冒出了熱汗，心里別咚別咚的直跳。然而也真痛快。心里的怨氣，好象天上的黑雲，一下被風吹散了一大半。急流的溪水也好象為我們高興得唱起歌來。

正在高興的時候，突然看到遠遠的走來一群人，其中有一個大人。我們吃了一驚。心想：可是鼻涕大王的媽“夜來香”找來了？正拔腿想逃，那個大人却在後面叫喊起來：

“小龍別走呀，大家來看你的呀！”

我們回頭定神一看，那大人原來是王老師。王老師後面跟着很多同學。莽根從人群中一下子跳到我們身邊，我料想一定是他去告訴王老師他們的。